

Œuvres Choïsies
de la Pensée et de la Culture
Françaises Contemporaines

Jean-Luc Marion

Le Phénomène Érotique

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

情爱现象学

[法] 马礼荣 著



017-1897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Jean-Luc Marion

Le Phénomène Érotique

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

情爱现象学
六个沉思

[法] 马礼荣 著

黄 作 译

 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4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爱现象学/(法)马礼荣著;黄作译.—北京:商务
印书馆,2014

(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)

ISBN 978-7-100-09175-6

I. ①情… II. ①马…②黄… III. ①现象学—研究

IV. ①B81-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30877号

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

情爱现象学

六个沉思

[法]马礼荣 著

黄作 译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

ISBN 978-7-100-09175-6

2014年7月第1版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201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张 14½

定价: 38.00 元

Jean-Luc Marion

Le Phénomène Érotique

© Bernard Grasset, 2003

本书根据法国格拉塞出版社 2003 年版译出

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

出版说明

法国思想文化对世界影响极大。笛卡尔的理性主义、孟德斯鸠法的思想、卢梭的政治理论是建构西方现代思想、政治文化的重要支柱；福科、德里达、德勒兹等人的学说为后现代思想、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础。其变古之道，使人心、社会划然一新。我馆引进西学，开启民智，向来重视移译法国思想文化著作。1906年出版严复译孟德斯鸠《法意》开风气之先，1918年编印《尚志学会丛书》多有辑录。其后新作迭出，百年所译，蔚为大观，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裨益良多。我馆过去所译法国著作以古典为重，多以单行本印行。为便于学术界全面了解法国思想文化，现编纂这套《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》，系统移译当代法国思想家的主要著作。立场观点，不囿于一派，但凡有助于思想文化建设的著作，无论是现代性的，还是后现代性的，都予列选；学科领域，不限一门，诸如哲学、政治学、史学、宗教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，兼收并蓄。希望学术界鼎力襄助，以使本套丛书日臻完善。

商务印书馆编辑部

2000年12月

对所欲求的至善的炽热欲望。

——司塞夫

中译本前言

每一新的译文都为了一本著作开启一种新的冒险，这一冒险每次都更加逃离该著作的作者。当然，当著作被译为像中文那样不同于法文的一种语言时，冒险性的创新就是巨大的。这样作者不得不不加考虑地信任译者，后者面临着任何的哲学精确（作者不管怎样并不具有的哲学精确）都无法使之缓和下来的文本对照。这实际上关系到把一种有关各种概念性属差的体系——哲学的希腊语，西方的希腊语界定所有哲学语言——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有关合理性和智慧的体系联系起来。在非希腊的词汇中，在完全由另一些决定所构造的一种语言之中，如何翻译“*érotique*（爱洛斯的）”甚至“*amour*（爱）”呢？

我对我的几位中译者的认可，与他们的工作所面临的巨大困难相称，与他们的各种决定的巨大重要性相称，他们的这些决定将通过各种事物的力量而带来影响。

让-吕克·马礼荣

洛村，2013年1月1日

目 录

爱的沉默	1
------------	---

论一种根本还原

第 1 节 怀疑确定性	21
第 2 节 “有什么用?”	31
第 3 节 爱洛斯还原	37
第 4 节 依据徒然而成的世界	51
第 5 节 空间	55
第 6 节 时间	61
第 7 节 自我性	71

论为了自身的每一个人,他自恨

第 8 节 距离和自相矛盾	80
第 9 节 自身之爱的不可能性	86
第 10 节 对其存在坚持不懈的幻象	90
第 11 节 不管我同意与否	97
第 12 节 自身之恨	100
第 13 节 通向报仇	109
第 14 节 保证的疑难	119

论爱洛斯者,他前进

第 15 节	还原相互性	124
第 16 节	纯粹的保证	130
第 17 节	不充足理性原理	141
第 18 节	前进	152
第 19 节	作为直观的自由	164
第 20 节	作为面孔的含义	179
第 21 节	作为誓言的含义	186

论肉,它兴奋不已

第 22 节	个体性	196
第 23 节	我的肉和他的肉	207
第 24 节	直到面孔的爱洛斯化	227
第 25 节	享乐	241
第 26 节	悬搁	256
第 27 节	自动木偶和有限性	264
第 28 节	什么也没说的各种词语	275

论谎言与论真诚

第 29 节	被做成标本的个人人身	290
第 30 节	距离和欺瞒	299
第 31 节	劫持和倒错	311
第 32 节	各模糊面孔之街	317

第 33 节	嫉妒的名誉	327
第 34 节	在恨方面	334
第 35 节	自由的爱洛斯化	341

论第三者,他来临

第 36 节	作为爱洛斯时间性的忠诚	350
第 37 节	有预支的最后决断	362
第 38 节	第三者的降临	372
第 39 节	孩子或即将离开的第三者	384
第 40 节	再见或末世论的第三者	392
第 41 节	甚至自身	401
第 42 节	独一无二的意义	408
词汇表	420
译后记	444

爱的沉默

哲学在今天不再说有关爱的任何东西，或者说，几乎不再说。另一方面，这种沉默更有价值，它如此有价值，以至于当哲学大着胆子谈论爱时，哲学就错待爱或辜负爱。如果人们宁愿猜测哲学家们怕是对爱什么也没有说，那么人们差不多就在怀疑哲学家们体验到它。这是有正当理由的，因为哲学家们（比任何人都）知道，我们不再有各种词语去说爱，也没有各种概念去思爱，也没有各种力量去颂扬爱。

哲学家们实际上已经让爱放任自流了，已经没有了爱的概念，而且最后已经用他们的自负理性^①把爱抛弃到其模糊的和不安宁的各种边缘之上——被抛弃的爱与被压抑者、没有说出者和不可明言者在一起。可能其它各种论说声称要使[爱的]这种无人继承情形(déshérence)得以恢复，而且有时以它们的方式成功了。诗可以告诉我我体验的却不知道如何说出的东西，因此使我从我的爱洛斯的失语症中摆脱出来，可是后者永远不会使我在爱的概念

^① “le principe de raison suffisante” 汉译习惯译为“充足理由律”，但此处“raison suffisante”则是“自负理性”的意思。可参第 17 节相关注释。——中译注。由于作者马礼荣先生通书没有一个注释，本书所有注释都为中译注，以下不再一一标出。

中理解爱。小说终于能够打断我去爱的各种危机的我向思考(au-tisme),因为它把它们重新铭刻在一种易于交往的、复数的和公共的叙事性之中——然而它并没有向我解释来到我这里的东
西,真正来到我之中的东西。神学知道问题所在;然而,它知道得太确切,以致总是避免不了向我强加一种解释,这种解释如此直接地经由耶稣受难(Passion)以至于其取消了我的各种感受(passions^①)——而且也没有用些时间给这些感受的现象性的以合法性,也没有给这些感受的内在于以意义。精神分析学能够抗拒这些仓促,并且善于在我的各种意识体验(vécus^②)中间逗留,尤其在我的各种无意识体验中间逗留——然而这恰恰是为了更好地确认,我遭受着缺乏说出这些体验的词语的痛苦,甚至确认精神分析学本身缺乏思考这些体验的概念。由这些不尽力得知,任何

① 法文单词“passion”源自拉丁名词“*passio*”(痛苦之忍受,痛苦,受难等)。“la passion du Christ”(耶稣受难)之中的“passion”可以说代表着其源初含义(10世纪);13世纪开始才出现“l'affection de l'âme”(灵魂的感受)这种含义。马礼荣先生在此显然在两者之间玩了个文字游戏。另外需要指出的是,“passion”与拉丁名词“*passio*”所对应的希腊词汇为 *πάθος*(*pathos*)。通观本文,我们将看到,马礼荣先生想要强调的正是心理或灵魂之中“受让或感受”这一维度,为此他使用了一系列词汇如“*affection*”(感受)、“*auto-affection*”(自身感受)、“*affect*”(受)、“*passion*”(感受)、“*passivité*”(受让性)等等词汇。

② 法国现象学家惯用法文单词“*vécu*”来翻译胡塞尔的“*Erlebnis*”概念,后者在汉语语境中通常译为“体验”(如倪梁康先生的《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》就持该译法),在英译文有译为“*mental process*”(心理过程),也有译为“*lived experience*”(活生生的体验)(本书的英译本就持该译法)。需要指出的是,在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,“*vécu*”只能是意识的“*vécu*”,马礼荣先生在此讲到“*vécus d'inconscience*”(各种无意识体验),显然超出了经典现象学范围。我们遵循已有的汉译术语名,把它译为“体验”,同时在每一次出现的地方尽量用加括号的形式标示出原文“*vécu*”。

人,换言之,所有那些去爱却并不完全知道爱意味着什么,也不完全知道爱想要他们做什么,尤其是不完全知道如何将爱延续下去的人——他们首先就是我和你——,自以为被迫以下面这些最糟糕的东西聊以充饥:由于通俗散文造成的实际上得不到指望的温情主义,由于偶像产业而受挫了的色情出版物,或者是个体的充分成长所带来的没有内容的意识形态,这种令人窒息的好夸口。因此哲学保持沉默,而且爱在这种沉默之中变得模糊了。

由于哲学从爱本身且只从爱“这一伟大的神”之处取得它的起源,我们通过概念这样来背弃爱的问题的做法,应该会更加使人产生反感。只要哲学的名字就能证明这点——“对于智慧之爱”(这仍然是 φιλοσοφία 一词的恰当翻译,尽管人们有时不认为如此)。人们应该怎么理解该名字呢?最广为接受的词义——我们应该去探索我们还没有的智慧,因为正是这一最广为接受的词义被遗忘了——只会导致一种平庸,一种自明之理。然而该词义实际上掩盖另一词义,另一个更为根本的词义:哲学被定义为“对于智慧之爱”,因为,事实上,哲学在打算去知之前应该从去爱开始。人们为了最终能够理解,首先应该欲求去理解;换言之,人们应该对不去理解感到惊讶(而且这一惊讶同样向智慧提供一种开始);或者人们必须忍受不去理解的痛苦,甚至害怕不去理解(这种害怕仍然向智慧开启)。哲学只在它去爱的范围内才去理解——我爱理解,因此我去爱以便去理解。而不是这样:我像人们愿意相信的那样最终理解得足够充分,以至于永远地避开了去爱。哲学首先且尤其要与科学打交道,犹如去知的设想自行地非此不可,不需要其它中

4 情爱现象学

介和预定,这根本不是不言而喻的,就像今天在我们看来这是反常的(paradoxal^①)一样。相反,可能是这样,即,在所有情况之中,人们要想达到真理,应该首先去欲求真理,因此去爱真理。意识形态的当代经验,为权力牺牲一切的这种知识,在各种事实中向我们表明,人并不自发地爱真理,而且只要一谎言向他保证权势,他就经常为这种谎言而牺牲真理。随着哲学停止将自己首先理解为一种爱,而且停止从爱出发来理解自己,随着哲学直接要求得到一种知识且积蓄这种知识,它不仅与它的源初规定背道而驰,而且躲避它以之与各种对象的科学(这碗红汤^②)相交换的真理。大家知道,渐渐地,哲学在起初是顽固的,然后是加速的和遏止不住的演进之中,为了形而上学之名最终抛弃了它最初的名字:“对于智慧之爱”,而形而上学既出现得晚(在中世纪),又一上来就是成问题的(在古典时期)。这种根本的转变不但决定性地认可存在者的至上(primat de l'étant)为知识的普遍对象,因此为科学的计划开启了道路,而且稳固地为技术对于世界的支配开启了道路,它还尤其责难“爱-智慧”的爱洛斯的根源。因此存在的遗忘有可能掩盖着一种更为根本的遗忘,并且是后一种遗忘的结果:智慧的爱洛斯学(l'érotique)之遗忘。在这段历史完成后,也就是在今天,从那时

① 根据其希腊文词源,也有“令人惊讶的”意思,具体可参第13节相关注释。

② 这是《旧约》里的一个典故,出自《创世记》第25章第25—34节,讲的是雅各(Jacob)即以色列人的祖先用一碗红汤(用中东地区一种极便宜的扁豆和米混在一起熬成的红色稀粥;另外,以扫又叫以东即以东人的祖先,而“以东”与“红”同音同字,也与此红汤比喻相连)从他哥哥以扫(Ésaü)手里换得长子的名份这一故事。马礼荣先生在此把“la science des objets”(各种对象的科学)比喻为“ce plat de lentilles”(这碗红汤),显然在揶揄哲学为了换得“各种对象的科学”这碗红汤而让出了真理。

起差不多是沉默的哲学在把存在贬低到对象之列，并且将存在遗忘直至存在完全退隐之后，甚至失去了它为之而牺牲爱洛斯学的东西：哲学的科学地位，以及哲学的知识尊严。至于爱（对于它的遗忘大概决定着一切），哲学已遗忘它，直至放弃它；哲学甚至失去了对于爱的欲望；而且，有时人们差不多要相信：哲学恨爱。哲学并不喜欢爱，后者使哲学想起它的根源和它的尊严，它的无力和它们的分离。因此，当哲学无法公开地恨爱时，它就在沉默之下跳过爱。

我们提出一个假设：这种恨仍然为一种有爱意的恨。在哲学的这种对待爱的灾难之中，我们意愿相信（且指出），人们能够重新构造一种对于爱的探究。在哲学之中哲学与爱分离的历史难道不应得到至少与存在及其退隐^①的历史一样多的注意和尽力吗？这一历史显然差不多完全有待书写，我们甚至在此无法对之进行概述。在当前急需之下，我们将限于给出各种情况的第一份清单：不但我们不再有爱的概念，而且我们甚至不再有词去说爱。“爱”？这个听起来就像最滥用的词：严格说来是卖淫^②的词汇；另外，我们自发地重复说着一些与爱相关的词：人们“做”爱，就如人们作战或做买卖，而且这只涉及去决定，与哪些“伙伴”一起，以什么价格，为了何种好处，以何种节奏，以及人们“做”^③多长时间。至于说

① 我们把这里的“le retrait”和前一段落“la retraite”都翻译为“退隐”。

② 注意“prostitué”（滥用的）与“prostitution”（卖淫）之间的词源关系。

③ 我们将在后面的注释中详细指出，在本书中，马礼荣先生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“faire l'amour”（做爱）这一短语，我们主张把它译为“产生爱”。但是在此，通过在“fait”（做）上面加上引号这样特殊的做法，马礼荣先生看起来反而又回到了一般意义

爱、思爱或颂扬爱——则是在各种情况中保持沉默。这是浸透着痛苦的一种沉默，这种痛苦显露在政治的、经济的和医学的闲聊中，而这种闲聊则通过想使我们安心而使爱窒息。在这一巨大的爱洛斯墓地之中，空气不流通，空气的各种振动只让一种言语回响。宣称“我爱你”在最好的情况下，听起来就如一种猥亵或一种嘲讽，以至于在良好的社会，在教育者的社会之中，更没有人敢认真地大声说出这样一种无意义(non-sens)。人们并不指望这种破产的任何代替者，并不指望有最小的信用券^①。因此“仁慈”一词本身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再次面临遭抛弃的境地：人们另外也“施”(«fait»)仁慈——或者更为确切地说，为了避免使仁慈成为布施且避免使仁慈归结为乞食，人们甚至扯去它出色的名字，而且用假定是最广为接受的各种破衣服，即“博爱”、“团结一致”和“人道主义行为”来重新覆盖仁慈；除非人们这样来消遣：看着“仁慈”假装拥有“恩泽”失效的各种冲力，以便带着乡愁享用着人们已不再拥有的“灵魂”。对于爱(或者对于仁慈)，人们什么也没有说，而且我们并不期待处于这样进展中的哲学能给出任何帮助。

可是，即使对这种无力进行诊断，仍然要重新回到哲学由其来承担这一诊断的任务。因为只有一种简单且独一无二的理由，能

上的“faire l'amour”(做爱)；需要指出的是，就如马礼荣先生已经形象地指出，这种“做爱”“就如人们作战或做买卖”一样，他在此所强调的“做”(faire)归根到底是一种对象化的行为方式，既不属于他后面所说的“faire l'amour”(产生爱)，恐怕也不仅仅限于纯粹生理性的“做爱”(faire l'amour)。

^① 汉法词典里“assignat”译为“指券”，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所发行的有国家财产担保的一种证券，后当作通货使用。

解释我们既无法对爱说什么也无法对仁慈说什么：那就是我们对它们没有任何概念。没有了一个概念，每一次我们说出“爱”一词，或一股脑地倒出“连篇情话”时，我们不再完全知道我们所说的东西，而且实际上，我们什么也没说。没有了一个概念，我们当然能够强烈地体验这样或那样的爱洛斯倾向，但我们既不能描述它，也不能把它与其它各种爱洛斯倾向区分开来，甚至也无法把它与各种非爱洛斯倾向区分开来，而且更无法在一种正当的且合乎情理的行为中列举它们。没有一个概念，我们甚至能够对体验到的爱形成一种非常清楚的概念，但绝对形成不了丝毫分明的^①观念——这样的一种观念，不管涉及它还是不涉及它，都能让人们辨认出哪些行为属于它，哪些行为丝毫无关乎它，哪种逻辑必然地或不必然地把这些行为连接在一起，哪些可能性向行动开启或向行动关闭等等。在这一阶段，既然我们甚至仍然无法知道我们在此所探索的东西，增加历史性的研究或文学性的回忆（我们的确应该晚些时候着手进行这些东西，但是我们在此将明确避开它们）对我们而言毫无用处。因此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们不去试图确定一种爱的概念，哪怕只是像勾划框架那样用粗线条地勾勒草图。

我们从哪里开始出发呢？因为开始总是决定一切，而且，爱洛斯灾难在这时比其它时候更加危险。然而如果这种灾难不再提供任何道路，它仍然留有相应痕迹。原则上，要想猜出该痕迹，识别

^① 我们知道，“(l'idée) claire et distincte”[清楚且分明的(观念)]是笛卡尔经常所用的两个形容词，由理智所智识(intelligere, entendre)到的一定是“清楚且分明的观念”。